

## 为什么是女权，而从来都不是“平权”？

原创 三月vulcanus 三月云 2025年03月19日 03:24

最近，有很多cgg跑到我的评论区里煞有介事地说他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根本就不是平权。我只觉得好笑，我什么时候成平权了？

如果搞女权搞到得到了田力的称赞那才真算完蛋了。因为田力嘴里所谓“真女权”和“独立女性”的标准其实是生五个孩子，全冠他姓，还得赚钱养家，家务全包，只能供他们尽情吸血而不能拥有任何权利。至于他们嘴里的“平权”那得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想象不出来了。



我妈 57 岁 开始打拳了 说做家务没意义要出去工作创造价值

7-8 06:52 来自福建

12



电子...江

回复 @...Y:这么说吧 我妈 我姐 我妹 都是那种女拳的反面典型 工作做家务 生孩子 不吸血 不管钱 姐姐妹妹彩礼加起来不到 10 万 长得也漂亮 但是我妈我妹也经常爆出女拳言论好吧

7-8 12:11 来自福建

1

▲ 码不是我打的。

为什么是女权，而从来都不是平权？因为“平权”听起来冠冕堂皇——平等难道不对吗，却消解掉了最重要的问题——女性受到的压迫到底源于何方？是谁在出于自身利益而通过种种手段有意维持女男不平等的现状？你满心满脑的想跟男的“平权”，可田力会跟你讲平等吗？用所谓的“平权”替代女权，正如在抗战时期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屠戮百姓之时，却用“争取日中平等”这样的混账话替换掉掷地有声的“抗日”。

“平权”这个话术的潜台词，或者说使用“平权”一词的人大概率会认为性别不平等只是自然现象、偶然因素或者历史遗留，而非助权自始至终的有意构建。这种话术的让人不适之处在于它隐隐预设了一个女男机会均等、不存在系统性压迫的环境，并暗示规则没有问

题，女性只要“努力”就可以在助权规则的内部获得“平等”——和真正的现实之间谬以千里。此外，“平权”往往将女男理解为处于同一阶级、只是工资不同的工人，而非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剥削关系，拒不认为田力正是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把赤裸裸的gender war理解成小学生之间温馨的赛跑游戏。



处于不平等境地的是女性，要争取自身权益的是女性。所谓的“平权”无疑在抹杀主体，模糊重点，却把目标指向虚无缥缈。他们无视当前几乎99%的社会权力与财富都被老男人占据，无视年轻一代的男宝近乎全员incel和孙吧男，无视女性一生中最严重的几次剥削全部来自于田力（出生、继承、就业、婚育），而是把男的搞得干干净净，假装当前是一个女男都拥有平等机会可以“公”平竞争、性别歧视已经变成明日黄花的社会，把本来明确至极的批判对象引导至模糊不清的“社会结构”、“阶级”、“不平等现象”等等，最终难免会导出什么“所有人都不容易”，“不论男女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女）资本家”、“底层男才是最受压迫的”等等cgg最爱的结论。

事实上，女性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最大的阻碍自始至终都很清楚：

▲不夸张的说，这只是最近一周内我收到的恶意评论和私信的百分之一。其余的懒得截图，也不想放出来污染姐妹们的眼睛。

田力作为社会的特权群体与既得利益者，非常明白自己多吃多占了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单纯夸夸优秀女性没提到一个男字都能引来他们的集体破防——抢了她人的饭碗之后，如果女人多吃一口，自然就相当于他们少吃一口。而很多女性作为长久的被压迫者，却很擅长进行自我管理与催眠，直到在心中把不平等的现实彻底合理化。

语言是有力量的。尽管有文学理论说“作者已死”，即文字在发出之后作者的本意已经不重要了，大众会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塑造其含义。但是原句的表达越直截了当，越是立场鲜明，就越不容易被篡改。而“平权”本身的语意就是暧昧不明的，所以它被篡改曲解的难度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很容易就被引导到什么“不要男女对立，女权需要男的参与和支持”、“男的也很累，心疼男人”、“不论男女我都讨厌”等等邪路上去，犹如之前多个给山村女孩捐物资的“慈善项目”结果东西全部都给了男的一样。



▲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例两例，甚至也不是十例百例.....

说一千道一万，我受够了这个男的觉得自己享受特权顺理成章，女人想争取平等还得畏畏缩缩的世界。

平权be like：你往环境里面加水，而男的在往里加酸。而且人家加的酸还比你多得多。甚至部分平权人还对着正在加酸的田力视而不见，坚称酸是“自己冒出来的”。

关于想和田力“平权”的教训，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太多次：

唐群英，同盟会元老，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1911年，她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救护队”和“女子北伐队”。在南京一役中，北伐军久攻不下。而唐群英派出八名女兵化妆成村妇，趁清军不备击毙守兵，打开玄武门。城门一开，唐群英手持双枪、身骑战马，率女子北伐队攻入南京城中，势如破竹。经此一役，南京光复，而唐群英和女子北伐队也名震天下。

此前，同盟会为吸纳女性参与，打出男女平等旗号，吸引了很多进步女性，她们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中山也承诺：立法保证男女平等，女性也能享有选举权。但

1912年2月，民国颁布的临时约法中只承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删去了原稿中的“男女平等”。

唐群英得知后，异常震惊，当即在南京发动女界，组织“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女权运动，并席卷全国。同年3月，愤怒的唐群英带着一批女兵配枪持剑，直闯参议院，踢倒卫兵，砸烂玻璃窗，使会议中止。7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会议召开，时任法制院院长宋教仁再次将“男女平权”等内容删去。8月，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率领众上台质问宋教仁。宋教仁沉默不语，唐群英愤怒掌掴宋教仁，时任参议院男议长林森前来劝阻，也被唐群英掌掴。

会后，唐群英起草传单，呼吁女同胞“同心一志，充分实力，不患不有夺回我女权之日”。同盟会女会员则质问：“既定名国民党，首先废弃二万万女国民，名尚符实乎？”女子参加革命，“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

唐群英随后向孙中山致信痛诉不公。孙中山则回信：“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所能挽回……”

后来，唐群英回到地方兴办女子教育，创办了近十家女子学校，还兴办了多家报刊，如《女子白话报》、《女权报》、《神州女报》等，并在地方强制废除缠足，积极进行女性教育和女性思想解放等，倡导女性政治平等、经济独立、婚姻自由。

1937年，唐群英病逝于老家。

实际上，女性被田力哄骗去搞“平权”之后被背刺的事情，绝不是孤例。“非惟古代为然，即今代亦然；非惟中国为然，即外邦亦然”：

世界上第一波女权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其起因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叶的废奴运动。

废奴运动的目的是清除美国的奴隶制度。在当时，很多女性都怀抱热忱参加会议，公开演说等等。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对姐妹萨拉和安吉丽娜，脱离了家庭，跑到北方参加废奴运动。但在她们演讲之后，社会舆论认为她们的行为“有失体统”。马萨诸塞州的牧师们写公开信谴责她们“僭越”、“模仿男子腔调做公开改革者”。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废奴运动是公共事务，女性应当回到私人领域而非闯入男人的领地。

这使得废奴运动内部出现分裂：极少数人认为女性与黑奴一样享有公民权利，但绝大多数人认为女性抛头露面、公开活动会败坏废奴运动的声誉。1840年，第一届国际反奴隶制大会在伦敦召开，会议第一项就是为是否接纳女性代表投票表决。废奴运动是当时最激进的运动，参与大会的男性代表也都被认为是各国最进步、最开明的人士。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投票结果是不接纳，并占压倒性优势。

这使得女性废奴主义者思考，当为黑奴奔走呼号时，自己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上呢？最大和最隐秘的一批奴隶，其实是谁呢？1848年，美国第一届女性权利大会在纽

约召开，发起者多为曾经的女性废奴主义者。

在当时，男废奴主义者的常见说辞之一便是必须要分清轻重缓急，先取得奴隶的解放，以后再去谈女性的问题。于是南北战争之后，1866年美国通过相关法规赋予了黑人以公民权和选举权，但特意使用了“男性”来强调这项法规不包括女性权利。在美国的黑人男性（甚至之前还是黑奴）取得选举权的54年之后，即1920年，美国的白人女性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

以史为鉴。我不想再看到农妇与蛇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我觉得所有叫嚣“平权”的人可能不了解一个数据：由于女性的寿命比男的更长，并且在所有年龄段的生存能力都更高。因此在自然状态下，女性数量是一定会比男性更多的。哪怕现在是助权社会，还存在着如此众多的对女性的制度性压迫，但全球依然有一百多个国家女比男多。而某地的性别比例是当前男比女多近3000万，峰值近4000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在14年抗战中，中国共伤亡3500万左右，其中死亡约2000万。



如此大规模的残忍屠杀，如果放在两个国家或民族间早就是百世之仇，但放在性别之间，竟然无人在意。

有些人在别的视频底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什么“我们没有资格替先辈原谅”，而在更沉重的话题下却能轻飘飘地来一句“我们追求的是平权而不是男女对立”。

总而言之，“平权”的话术在预设上不承认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也不把田力视作不平等的始作俑者；在传播上为曲解女权和心疼男人留下了极大的口子；在手段上则没有任何可能去实现。

原始人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现代女人面临着恶劣的社会环境。如果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情况一无所知，对男人对自己有多么大的恶意也毫不了解，这样对于生存来说是极度危险的。田力说“平权”是他们精心准备的话术和意识形态骗局，他们其实从来没想过真的要女人“平权”。而如果女性真心实意听信了他们嘴里所谓“平等”的陷阱，那结局已经可以预见了。